

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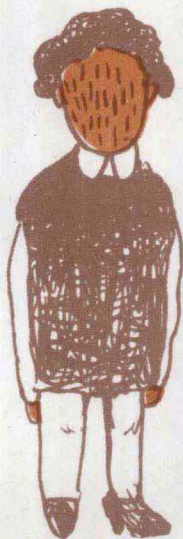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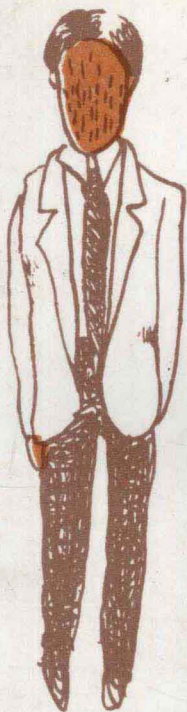
生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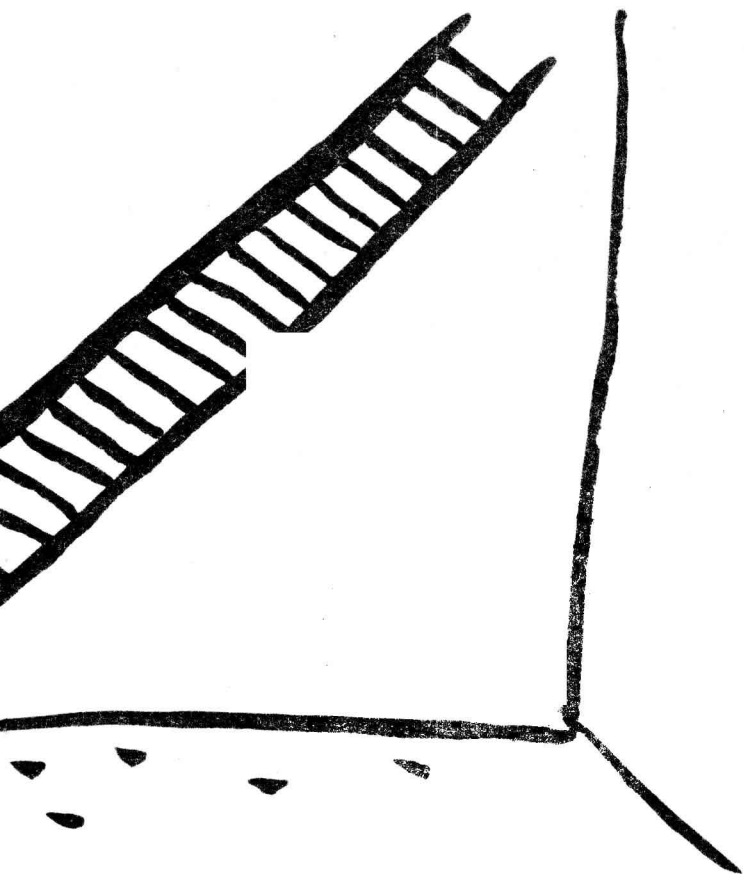
HENGSHENG JI

吴 昉●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SHENG JI 横生集



(黔)新登字 04 号

责任编辑:周国茂

封面设计:琬 殷

书名:横 生 集

著者:吴 昉

出版发行:贵州民族出版社

印刷:贵州省社科院印刷厂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

字数:100 千字

版次:199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7-5412-0633-4/I·206

定价:5.00 元

目 录

序.....	(1)
好不潇洒.....	(3)
大题小作.....	(7)
扯谎有歌	(10)
顺口幽默	(14)
燃旺希冀之火	(18)
访雒咂韵	(22)
劳模与广告	(26)
视而不见	(30)
玩商海与戏人生	(35)
清明琐谈	(39)
戒烟歌	(42)
人生远近	(44)
可怕的落后	(57)
侧议跑官要官	(60)
引狼入室的启示	(63)
烦人的爆响	(66)
怪事三叹	(70)
态度杂谈	(73)
是偏爱还是偏怪	(77)
谁说人多好种田	(81)

谁说远来和尚好念经	(84)
留点空白好	(88)
纠弹“解脱”	(91)
捣弄得不是地方	(95)
到底谁高谁低	(98)
评优乎？评优乎.....	(102)
笑骂臭豆腐.....	(106)
野趣横生.....	(110)
什么叫问题.....	(113)
登山之憾.....	(116)
论美三题.....	(119)
颠三倒四.....	(123)
我的临门一脚.....	(127)
明人赋.....	(129)
并非多多益善.....	(134)
总嫌太干净.....	(137)
续作难成.....	(139)
何来的“农气”.....	(142)
后记.....	(145)

序

姜澄清

前些年，我对杂文，尤有兴趣；近时，却淡漠了。此次，继芳要我为他即将出版的集子写序，重读杂文，宛如故友相逢。说起来，与继芳之谊，是介乎师、友间的——三十多年前，我曾教过他。后来，他从军去了，而我，依然盘旋在那三尺讲台上。此次相见，他已然轻霜覆顶了，我呢，头发亦已秃了大半。人生如斯，能不慨然！我之疏远杂文的原因，并说不清，大抵，年岁日增，颇想卸去涉跋一生的疲困，以使晚境的负累稍轻，或者，竟可以说是想以“隐”求“逸”——中国的文人——如果还配称之“文人”的话，许许多多，是归宿于此的。

继芳不能——他是军人。三十年间，他走完了“从士兵到将军”的全程，过去不用说，而今也依旧——“国家兴亡”是他难以释怀的。

这是两种很典型的人生轨辙。我之最终写起散文来，在“风花雪月”中去幻造超然的逸境闲界——我明白，杂文是一种“非说不可，说了也无用”的体裁，于是，也便不欲染指而“散”了起来。继芳呢，恰与我相反，他亦知“说了也无用”，但“非说不可”，于是，

他“说”将起来了——痛斥种种弊端。

在此，我无意斥文人之“逃避现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吾将如斯，君其奈何”。我想说的是，作者那自觉肩起社会责任的赤诚，令人感佩。

在这个集子之前，继芳已有五六本书问世；他是个勤奋的人。以人生经历论，他很不寻常：原先，在贵州大学艺术系学音乐——这是60年代初的事了；尔后，参军赴滇，又到“成都省”去“混”了好几年；末了，返黔任职于贵阳军分区；现在，转业地方了。这样丰富的阅历，陶养了他刚毅不苟的性情；我想，这于杂文的写作是极有助益的。

时下的许多“艺术”作品，小说、诗歌也罢，歌唱、相声也罢，“小白脸”、“二花脸”太多太多了。艺坛弥漫着“脂粉气”与“油气”，俗品称雄，精品稀寥，这实在是悲剧。

继芳的杂文，溢荡着的是浩然正气，不媚俗、不阿世，论事如破竹，断事不两可，这气象，分明就是他的经历所铸酿出的。

信哉，文如其人。

在迁居的忙碌中，匆匆读完了这个集子，而且，匆匆地写下以上这些。仓促之作，自不宜谓为评论；姑视其为志谊与祝贺之辞可也。

1995年8月25日谨志

好不潇洒

自从台湾歌星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在大陆流传开来，“潇洒”二字便有了不同寻常的份量和无限广阔的用场。潇洒活一回，潇洒玩一回，潇洒爱一回，潇洒赌一回，潇洒醉一回，潇洒下海去，潇洒上岸来……于是乎，神州无处不潇洒，独领风骚数潇洒；于是乎，因为拥有了潇洒，就没有了烦恼和苦闷，没有了牵挂和遗憾；于是乎，“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不多一字，尽得风流。于是乎，我在山谷深处，也耳闻目睹了世上许许多多的潇洒。真真是好不潇洒，耐人玩味。

据说如今人们出行办事什么的，又爱起了择个黄道吉日。唯独请吃不大讲究这个，宴席天天都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除了死牛烂马，统统都拿来“米西”。越吃越古怪，越吃越稀奇。“感情深，一口扣；感情浅，舔一舔”，这宣言似的开台锣鼓一打，便吃到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喝到“政策放宽”，“可以可以”，好不潇洒。

贵州好酒多，“酒文化”也发达。单讲喝酒，就有

“抖”不完的“名堂”。办喜事喝喜酒，办丧事喝哀酒，收麦打稻喝新丰酒，盖房搬屋喝吉庆酒，生了孩子喝满月酒，拜把兄弟喝鸡血酒，两情相好喝交杯酒，你来我往喝转转酒，夹道欢迎喝拦路酒，打平伙喝伙计酒……真真是无酒不成话，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交，好不潇洒。

随着“酒文化”发达，“职业酒囊”便应运而生。有个 17 岁的小伙子，怀揣 5 个陪酒员证，天天西装革履，出没于宾馆酒店，天天要喝七八斤酒。最多的一天竟陪了 5 场酒，在饭桌上泡了 18 个小时，喝了 12 斤酒。他和那个当了 8 个月“职业酒囊”就陪了 450 多场酒而最高一场可收入上千元的漂亮的公关小姐汪婷比较孰强孰弱？或许难分高下。但据称他最大的愿望是要广罗天下酒雄开个“酒囊公司”进而把陪酒业务推广到全国各地进而打进世界大市场，野心好大，好不潇洒。

上海两位“企业家”斗富，居然在大街上比赛大堆大堆地烧票子；广东一些暴发户赌博，下赌注时嫌点数麻烦，便发明了用尺子量票子堆高度的计钞新法，阔得如此愚蠢，好不潇洒。

首都北京崇文区，有个暴发户，花了 1200 美元，在昆仑饭店的总统套房，住了一晚上，做了一夜的总统梦；第二天早上，又要了上千元一份的早餐，饱了一次总统腹，饭后坦然结账，扬长而去，好不潇洒。

四川都江堰市私立“贵族学校”成立并开始招生了。参观者啧啧赞曰：校舍和教室配有空调、地毯、电

脑、彩电、钢琴、录相机、教学电视台，还设有国际标准的足球场和网球场；入学者每年一次性交费 2.2 万元；聘有美英法专家主持教务，实在是漂亮极了。这一切都在向社会昭示，在这样的物质天堂里，在天府之国过去极难有的奢侈环境中，一定能够培养一批“贵族”出来，目标如此美妙，好不潇洒。

“美国公民”方励之在美国奥运选手庆功宴上大喊“我们伟大的祖国彻底打败了万恶的中国”。一位飞靶射手忍不住问道：“你是谁？”方励之回答：“我是方励之，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忠贞公民。”飞靶射手回头问大家：“有人知道这个叫什么方励之的美国人吗？”有位棒球选手说：“噉，知道，他就是被李洁明藏在裤裆里从北京带出来的家伙！”如此厚颜无耻，好不潇洒。

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每年都要举行耗子选美活动，而且他们还希望组织国际性比赛，选出“世界最美耗子小姐”。评委们把耗子放在手心上，提提尾巴，看看肚子，摸摸皮毛，量量身子，于是便给优胜者颁发一个漂亮的奖杯。呜呼，昔日人人喊打的家伙，今朝居然登上了选美的高台，好不潇洒。

发了财的烧香拜佛，没发财的烧香拜佛；富了的烧香拜佛，没富的烧香拜佛；命好的烧香拜佛，命不好的烧香拜佛。有位时髦女郎，极想发次大财，便花大钱烫了美发，涂了不少摩丝，敬香时触着了别人的香烛，烧掉了半边头发，好不潇洒。

乡镇上的集市建起来了，可乐坏了山民王圪塔。

他两天就挑一挑柴禾到集市来买。买了柴禾，便打了一瓶包谷酒，再买两小碟花生米之类，一路喝一路吃，醉倒哪就睡在那；什么时候醒过来，便又唱着“太阳出来照白岩”的山歌，歪歪倒倒进山打柴去了，好不潇洒。

夜阑人静，山风轻吹。山城还不醒着。远处隐隐传来箫笛之声和划拳打码之声，似乎还在潇洒地吃，潇洒地喝，潇洒地表演，潇洒地选美……于是我也困了，翻身倒进梦中，好不潇洒。

· 1993. 05. 25

大题小作

首倡大题小作者，恐怕是老子。《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便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把治国之大事视若煎一盘小鱼，小菜一碟，真够“大题小作”的了。

其实不仅老聃才有此气魄，还有个庄老夫子也很厉害。死了人了，至少是人之大事，或者家之大事，甚至国之大事。但是庄老夫子却以“小”视之。大家都知道他那个著名的主张：妻子死了，敲盆而歌。这就不仅仅是大题小作，而且是哀事乐作了。至今湘西土家族人家还保留这一古风，族人死了，边舞边唱，祭之大吉，送之大吉，葬之大吉。

比老子庄子晚些年代的荀子，也有过大题小作的主张。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治之？”（《荀子·天论》）。在当时，这议论可以说是相当大胆的：与其尊崇天，仰慕天，不如把它当作物来畜养，来控制之。连天都可以当作物来畜养了，还有什么不敢大题小作的？！

学术研究也可以大题小作。有人劝钱钟书先生，

要建筑其完整体系的理论大厦。这事不可谓不大。但钱老先生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采取札记的形式，不受限制，不受束缚，减少拘束，写成了百余万字宏伟巨著《管锥编》。这本书中所议论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具体而又微观的，但在这许多的“小结裹”中却蕴含着“大判断”，浩浩荡荡地形成了“对整个世界文化宏观的审视”（孔庆茂《钱钟书传》）。

大题小作决不是轻飘飘的“说得轻巧，是根灯草”的玩意，而是一种求大胜谋大效的高明艺术手段。小叩为求大鸣，低吟浅唱以达高深幽远。这有如“以管窥天”，虽然“所见者小”，但是“所窥者大”，面对的是重大现象，反映的是重大问题；又好比“以锥插地”，虽然“所中者少”，但是“所刺着巨”，触及了重大事物，击中了重大对象。

从认识上说，这是“以近论远，以小知大”、“以一知万，以微知明”之法。因为“亿万千百十，皆起于一”，所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事物总是具体的，世界总是具体的，离开了具体，也就无法认识事物和世界。钻进森林里认识了树木，认清各种树木了解了森林，要比茫茫一片空空洞洞月也朦胧鸟也朦胧清晰得多深刻得多有益得多。

从实践上说，饭总一口一口地吃，路总一步一步地走，学问总一点一点地积累，事情总一件一件地完成。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一步一台阶，步步在登天。否则，“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从分毫垒起，就无以竦秀凌霄。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

那是齐天大圣的事，凡人是做不到的。人造卫星上天和宇宙飞船翱翔太空，真不知道是集了世人多少“小作”之大成，是人类多少精英的智慧和血汗的结晶！

当然，世上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大题小作，凡事都要大题小作。“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天下那么大，用小意思小玩意小计谋小办法来治理怎么能行？“安大众”需要“决大策”，闯大海需要造大船，打大仗需要动众兵，成大事需要大气魄，大团结需要大度量，为大众需要大爱心，展宏图需要大决心，小手小脚小打小闹鸡肠小肚雕虫小技就于事无裨了，就解决不了问题了，就可能会碍事了。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讲起来并不新鲜，但坚持做到则是很难很难的。

1993. 06. 10

扯谎有歌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闻君已到夜郎西”的那个山谷里，在“阳雀声声催种忙”的时候，在山民们种包谷的坡坡上，我听到了一支非常怪诞而又非常美妙的《扯谎歌》：“头顶青天是把伞，脚蹬地球是陀螺；扯团白云当帕子，抓片绿林做裙罗；左牵昆仑当靠背，右拿秦岭来垫脚；洞庭当个土大碗，舀干海水不够喝；扯把青苔来引火，井水流上茅草坡；拣泡牛屎丢过去，石头开花马生角。”不等歌手把歌唱完，种包谷的人们早就按捺不住前仆后仰捂着肚子喊妈。

《扯谎歌》是这一片高原和这一带山谷的山民特别爱好的在劳作时乐唱不疲的一种山歌，就像川江上的拉纤人在拉纤时喊川江号子一样。只要你在这一带乡间呆的时间稍长一点，你还会听到很多很多很有味道的《扯谎歌》。比如：“千只麻雀在做窝，一窝能装山千座，十万大山装进去，还要巴山半匹坡”；“两头水牛比干杯，一口喝干乌江水”；“两只跳蚤比跳高，一跳跳上九重霄，玉帝屁股咬一口，落下泰山大个包”。总之不把你腮帮子笑酸头皮笑麻木笑得缓

不过气来，扯谎歌手们是不肯休歇的。

这些《扯谎歌》，以其非常夸张和极其幽默的艺术手法，如镜取形，如灯取影，既形象又逼真地把那些“事实上绝对不会有事”唱了出来，并借之把劳动者们兴奋欢乐的情绪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非常传神地表达了出来。由于歌者事先就公开地宣称“这是扯谎”，吹的夸的都是“绝对不会有事”，绝对没有半点骗人的意思，完全可以说歌者的感情是真善美的，所以当歌者形象逼真把那些“绝对不会有事”唱出来时，听众不但没有受骗上当的感觉，反而引起了强烈的感情共鸣，直为那些夸张幽默的“情至语”击掌叫绝，乐不可支，开怀大笑，得到了一番艺术的满足和美好的享受。

《扯谎歌》的夸张艺术，同中华民族的古典诗歌艺术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李白《望庐山瀑布》中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杜甫《古柏行》中的“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李益《宫怨》中的“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等等，这些名句都是我们的古诗人们用夸张的艺术手法来表达强烈和深刻的感情的典型例子。恐怕可以这样说，诗人没有不用夸张手法的，没有夸张不成诗！在这个意义上说，《扯谎歌》中的“扯谎”，就是一种夸张，一种艺术的夸张，或者说是一种夸张的艺术。

但是，诗歌毕竟是诗歌，艺术毕竟是艺术，它们不等同于历史，不等同于政治，不等同于科学记载，更不等同于真实生活。因此我们对待历史、政治、科

学记载和真实生活，就绝对不能像唱《扯谎歌》那样，可以艺术地进行夸张，可以随便地扯谎。历史对于由时间、地点和人物所构成的事件，要如实记载，切实可靠，可以作为考证的依据，是绝对不能搞假的。“扯谎歌”常常涉及到时间、地点和人事，但是这些事实往往是虚的，是不确实的，是不能作为根据的。如果不愿意相信不理睬这一套，硬要运用唱“扯谎歌”的手法来对待历史、政治、科学和生活，就要闹笑话，要吃亏，甚至会受到惩罚的。

相传有位诗人，为了把诗写得动人，不惜在其呈给上司的诗中扯谎：“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这谎扯的虽然艺术，但毕竟不是事实。结果被人遗笑万年：“只求诗好对，不怕两重丧。”

更有甚者，就是把扯谎作为发财之道。解放前，成都市中心区，也就是刘皇叔们的“皇城”废墟上，有一片荒地，是那些跑江湖的人摆摊卖艺的场所。那些摊主为了赚钱，就夸海口，施幻术，搞诈骗，要尽了手腕——卖药的能医活死人，正骨的能正伸驼背，要把戏的能刀枪不入，什么污七八糟的都有。所以，老百姓就叫那场所为“扯慌坝”，叫那些摊子为“扯慌摊”。

解放以后，这种地方被涤荡干净了。但是，爱扯慌的恶习，并没有在人群中绝迹。曾记否，在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年代，不少人怀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雄心壮志，在光天化日之下，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扯谎：“每亩丰产已达万斤粮！”结果呢，豪迈没有几天，光彩没有几天，得意没有几天，就受到了